

艺术的梦与现实

YISHU DE MENG YU XIANSHI

书海浮槎文丛



钟敬文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SHUHAIFUCHA WENCONG. YISHU DE MENG YU XIANSHI

之梦与

钟敬文

书海浮槎 文丛

顾问：巴金 冰心
季羨林 萧乾

主编：戴文葆

执行主编：傅光明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章红立
装帧设计：李卫平
陈巽如
版式设计：李卫平
朱永红

艺术的梦与现实

钟敬文 著

梦 岩 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78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092 1/32 印张：8.125 插页：3

字数：145000 印数：1—6000

ISBN 7-5438-1682-2

I·222 定价：13.40元

书中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

钟敬文



总 序

季羨林

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：“天下第一好事，还是读书。”“天下”而又“第一”，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。

为什么读书是一件“好事”呢？

也许有人认为，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。这就等于问“为什么人要吃饭”一样。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，也没有人



说“读书不是一件好事”。

但是，我却认为，凡事都必须问一个“为什么”，事出都有因，不应当马马虎虎，等闲视之。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，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。

凡是事情古老的，我们常总说“自从盘古开天地”。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，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。人变成了人以后，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，这种智慧如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也就是越积越多。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。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，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，没有增加什么智慧。人则不然，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，而且根据我的观察，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。到了今天，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“克隆”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。有的人竟忧心忡忡，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。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“克隆”出来了人，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。

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：一是实物，比如长城等等，二是书籍，以后者为主。在发明文字以前，保存智慧靠记

忆；文字发明了以后，则使用书籍，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，搬到纸上，就形成了书籍，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。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，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。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，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，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。我常常想，人类向前发展，有如接力赛跑，第一代人跑第一棒；第二代人接过棒来，跑第二棒；及至第三棒，第四棒，永远跑下去，永无穷尽，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，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，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，这样一来，读书不是“天下第一好事”又是什么呢？

但是，话又说了回来，中国历代都有“读书无用论”的说法。读书的知识分子，古代通称之为“秀才”，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，比如说什么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，是取笑秀才的无能。这话不无道理。在古代——请注意，我说的是“在古代”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——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，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，开国“英主”，刘邦和朱元璋，都属此类。诗人只有慨叹“可惜刘项不读书”。“秀才”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

批地痞流氓的“帮忙”或者“帮闲”。帮不上
的就只好慨叹“儒冠多误身”了。

但是，话还要再说回来，中国悠久的优秀
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，是这一批地痞流氓，还
是“秀才”？答案皎如天日。这一批“读书无
用论”的现身“说法”者的“高祖”、“太祖”
之类，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，只给后代
留下了什么陵之类，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
已。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。

总而言之，“天下第一好事，还是读书”。

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《书海
浮槎》，实在也是天下一件“好事”。因此，我
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。

1997.4.8

书海乘槎八十年

序

钟

敬文先生是我国当代民俗学、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，也是“五四”以来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，他七十余年的研究和创作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，也写下了许多精美的小品文和诗歌。其涉猎之广，当今并不多见，其原因自然与钟老饱读万卷有关。

我第一次见钟先生是在他北京师范大学的家里，那不高的红砖二层小楼里到处是书，客室兼书房摆满了，卧室摆满了，连餐厅的四壁及走廊也摆满了。老人就像一个在书海乘槎的“渔者”，怡然地在书海上垂钓着。

古人云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



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勤学、苦读似乎一直是读书人佳格言，但是对书没有兴趣，没有对它有所求和从它有所所得，显然也是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的。我们从钟先生的读书、求学的经历中也看到，一个人嗜书的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。

钟老对书籍开始感到兴趣，早在他从蒙馆转到区镇小学就开始了。最初耽爱的是文学书籍，当时小学校里谈诗、作诗的风气很浓，也因此引起了他搜读大量诗集、诗话的兴趣。从最初的白居易、苏东坡到惠特曼、马雅科夫斯基；从《石林诗话》、《说诗醉语》到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、波亚罗的《谈艺术》……进了中学，他的书案上虽然仍放着《禅月集》、《海洋精华录》，可更令他着迷的却是黑格尔的《宇宙之谜》、克鲁泡特金的《互助论》和罗素的《哲学问题》。正如钟先生所言，“一个人到底是他所生息其中的社会的孩子。他的阅读思考和一切行动，都不能不受它的制约”。五四运动的春雷，震醒了一大批热的中华儿女，当时的钟敬文，作为一个刚入世的青年，触电似的，蓦地被卷入这股文化的狂潮，他除奋力学习新文学外，还不知疲倦地开始采录民间歌谣、故事。《歌谣》周刊的出现，更使他在民俗学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，以后相当一个时期，他主要阅读的都是神话学、民俗学、土俗志、人类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书籍。

尽管此时的钟敬文已出版了《西湖漫拾》、《湖上

散记》、《柳花集》等大量散文、诗歌和文艺论集，并被誉为“继周作人、冰心后武”的优秀散文作家，但也为了更钟爱的民间文学研究，毅然辞去浙江大学的教职，离开美丽的西子湖，远渡东洋，赴东京求学深造。钟先生自己在他 91 岁高龄出版的《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》中曾回忆这一段读书生活：

在那座 9 层楼的大学图书馆里，我每天（除了星期天）要花上七八个小时的时间。我贪婪地阅读着能够入眼的有关书籍，除了专业知识以外，也涉及民族学、人类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、原始社会文化史以及文艺理论、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学习，作为图书馆知识的补充，就是在假日里畅游神田和早稻田大学门前的书店街。虽然在知识的吸取上不免有些狼吞虎咽，咀嚼消化得还不够，但是，总算在从事学术的知识的基础上铺了几块大石头。这是我以后在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的重要凭借。它无疑是我的一份重要的治学资本。

先生嗜书成癖，无论是在抗日烽火的前线，还是在平静安宁的校园，无论是充满学术气氛安心治学的年代，还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从事学术研究权利的日子。只要有一点点条件，他就会在书海里漫游，直

至今天 94 岁高龄，仍治学不倦，堪为后辈楷模。

钟先生认为读书是一种偏于心理的活动，究竟和选房子、缝衣服不同，很难有固定的计划和模式。有时候，给自己开个书单，规定进度，好像一定会照着实行的样子，可是，往往事与愿违。相反，由于偶然的兴味或者迫于某种特殊需要去读的书，却占着很大数目，也常常是这样而获得更多的好处。“由浅入深”虽然必要，但是抓住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著作入手，“瓜蔓式的”读书效果更好。有兴味的读书，也许有不少浪费或危险，但因其自然性也会获得种种不可多得的益处。

同时，钟先生又是“精读主义”的提倡者。一本《渔洋诗话》，从他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带在身边，“到现在一入眼，还感到滋滋有味”。又如《荷马史诗》、《山海经》更不知读了多少遍，像罗曼·罗兰的《托尔斯泰传》、法郎士的《易匹鸠尔之园》、普列汉诺夫的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和高尔基的《回忆记》等，早在 40 年代前，“就都反复读到 10 次以上”。先生说“我爱买新书，可是我更加喜欢旧书。许多人不肯再读已经读过的好书，这就像一个人交朋友，有的递过名片就忘了，而好朋友是勿需名片，也会时时挂念在心的。”

先生学术著作很多，散文和诗词也不少，在这里我们仅仅是围绕“书”这个题目，选编了本书，分别按谈读书、读书随笔、我与诗文及书文论评分为四个

部分。相信读者在看过钟先生的读书治学经历后会有所得。

梦 岩

1997年2月

目 录

1	总 序 季羨林
1	序
1	1 谈读书
3	谈读书
10	谈买书
20	记创造社出版部分部
24	书呆子的暑假
27	始终没有一个“专职”的书斋
33	2 读书随笔
35	天问室琐语
55	天问室诗话
83	鲁迅诗话(七则)
94	达夫先生的一首佚诗
	——《集龚定庵句题〈城东诗 草〉》

97	艺术的梦与现实
101	《饮水词》作者的友情
107	3 我与诗文
109	《兰窗诗论集》自序
122	我与诗
127	写作小品文的经历
131	我与散文
144	《文艺丛谈》自序
148	《歌谣》周刊·我与她的关系
	——纪念该刊创刊七十周年
161	4 书文论评
163	一朵奇香殊态的青花
	——读毛主席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

170	略谈《野草》
186	平伯君的散文
190	《背影》
197	“荷花”的印象
202	历史的公正 ——关于《耶稣传》与《何谓 艺术》的遭遇
208	读完了《烈火》
213	《拜伦传》序
221	谈《王贵与李香香》 ——从民谣角度的考察
232	谈兴诗
238	屈原与民俗文化

1

谈 读 书